蛾術編

蛾術編卷五十四

嘉定王西莊先生原本　吳江　迮鶴壽參校
　　　　　　　　　　　　沈楙悳校刊

說人四

魯哀公

魯哀公深憤失政君臣相讐二十四年如越越將妻公而多與之地二十七年季康子卒公弔降禮公患三桓之侈欲以諸侯去之三桓亦患公之妄故君臣多閒遊于陵阪遇孟武伯曰子及死乎公欲以越伐魯去三桓八月公如公孫有陘氏遂如越國人施公孫有山氏杜

注終于贛之言君不沒于魯觀杜注公實卒于越而史記魯世家國人迎哀公復歸卒二說不同夫以越之去魯隔絶江淮相去幾二千里而公意欲遠交近攻其感憤之意不甘屈抑蓋剛暴之性如此論語請討陳恒曰告夫三子不平之極有激而言明萬秝庚戌進士魏光國作此題通篇皆順口氣揣摹神吻說成柔懦無能甘心推諉大謬

鶴壽案魯三家孟孫氏公子慶父之後叔孫氏公子牙之後季孫氏公子友之後皆世爲魯卿而專政者莫甚于季孫氏公子友生齊仲無佚無佚生行父傳稱其相三君無私積其子宿作三軍是爲專政之始宿生紇紇生意如意如有乾侯之事意如生斯斯生肥哀公三年桓子斯卒而康子肥立其與康子同時者孟孫氏則彘也叔孫氏則州仇也哀公以是時句踐方霸故欲藉以去三家二十一年越人始來逆

通魯也二十三年叔青如越會結越也二十七年四月康子肥卒八月公乃孫邾如越越然卒不能去三家焉宛斯曰哀公弗克自强而託國蠻夷望其除患也異哉自句踐滅吳以來中國之勢盡移于越而俯首奉之者魯人實有事焉叔青報聘之後公自謂能結援大國遂欲借兵以弭內患不知城狐社鼠所憑者重未可猝除且以昭公之不能行于季氏者而哀公欲行諸三家越師未出吾見公之亡而不反矣及悼公之世三桓勝魯如小侯卑于三桓之家其事尚可為哉讀春秋之終篇為齊憾田氏為晉憾三卿為魯憾三桓乃三卿分晉田氏傾齊之後三桓之子孫亦微公族而自戕其本根安有克昌厥世者哉

太宰嚭未嘗見誅史記誤

史記吳太伯世家越欲遷夫差于甬東夫差自剄死越王滅吳誅太宰嚭以為不忠裴駰等無注吳地記亦云句踐滅吳誅太宰嚭攷左傳越滅吳吳王縊在哀二十

二年不言殺嚭而二十四年云公如越得太子適郢將妻公而多與之地季孫懼使因太宰嚭而納賂焉乃止杜預曰嚭故吳臣然則嚭自吳亾又爲越臣深據權寵參預機密未嘗見誅大約司馬子長敘事往往與左傳不相檢照疑漢初左氏未立學子長不得見故夏紀無羿浞事趙盾述程嬰公孫杵臼屠岸賈皆不合左傳

某年係某帝王弟幾年

現在所行書名時憲書其前明書名大統書今略略承用依西法改以前所用係元郭守敬授時書閻氏動輒用授時時憲二書推至虞夏商周但用書上推能知幾

百年幾千年前某年某月朔是何日望是何日日食在何日如是而已至于某年係某帝王之第幾年則非書所推也閻據律書志與鄭注不合者甚多又据竹書紀年皇極經世則更謬矣竹書紀年與律書志大不合與其信紀年不如信律書志其實皆不是鶴壽案自唐堯以來至于共和其閒某帝王在位年數雖不能盡知然載在經傳者尚有可攷堯典帝曰咨四岳朕在位七十載汝能庸命巽朕位師錫帝曰有鰥在下曰虞舜二十八載帝乃徂落蓋堯在位九十八年也尚書鄭注本曰舜生三十謂生三十年徵庸二十謂歷試二十年在位五十載陟方乃死謂攝位至死五十年梅賾本改徵庸二十爲三十而以三十在位爲句非是據此則唐虞二代凡一百四十八年無逸周公曰昔在殷王中宗享國七十有五年高宗享國五十有九年祖甲享國三十有三年劉歆三統秝云夏后氏繼世十七王四百三十二歲殷世繼嗣三

十一王六百二十九歲周三十六王八百六十七歲據此則夏殷周三代凡一千九百二十八年史記十二諸侯年表共和以前無年數自共和元年至敬王四十三年三百六十五年六國年表自元王元年至赧王五十九年二百二十一年劉歆據魯秝自周公攝政五年正月丁巳朔旦冬至至緣公二十二年正月丙寅朔旦冬至每隔七十六年即有部首冬至可攷也史記大爲有據今即以三統秝所載周代年數除去共和以後五百八十六年則知以前尚有二百八十一年也統計唐虞夏殷周二千零七十六年惟其帝王若干年無書可徵然唐志云仲康五年癸巳九月庚戌朔日食在房二度虞劇以秝推之在仲康元年則是唐時尚有帝王在位年數之書故得據以推步近儒謂此條即據汲郡古文或不盡然且竹書紀年皇極經世等書固不足信矣三統秝言之鑿鑿而先生又以爲不足信何邪

文元年履端于始舉正于中歸餘于終閏月在歲終三代以上如此子丑寅三正迭建閏月在當時所建十二

月後乎抑在夏正十二月後乎未詳鶴壽案治厤明時天事也夏數得天則歸餘于終當在夏正十二月之後

孔父子奔魯

史記索隱云宋襄公襄當作哀生弗父何以讓弟厲公弗父何生宋周周生世子勝勝生正考父考父生孔父嘉五世親盡別為公族姓孔氏孔父生子木金父木金父生睪夷睪夷生防叔畏華氏之偪而奔魯昭七年左傳注云孔子六世祖孔父嘉為宋華督所殺其子奔魯據司馬貞說則始奔魯者防叔也據杜預說則木金父也二說不同鶴壽案世本云孔父嘉為宋司馬華督殺之而絕其世其子木金父降為士木金父生祁父祁

父生防叔爲華氏所偪奔魯爲防大夫杜預以防叔爲孔父嘉之曾孫去華督已遠故以爲木金父奔魯不知華氏既殺孔父又絶其世尚欲何爲乎江慎修謂避華氏之禍非謂桓二年事也莊十二年督爲南宮萬所殺其後華氏仍爲强族防叔爲華氏所偪乃後來事耳當以司馬貞說爲是

君子

論語君子不以紺緅飾邢疏君子謂孔子禮運出遊于觀之上喟然而嘆言偃在側曰君子何嘆鶴壽案此在論語中已有證猶陳司敗曰吾聞君子不黨君子亦黨乎子夏曰君子有三變不皆指孔子乎

孔子生卒年月日

襄二十一年公羊傳十有一月庚子孔子生穀梁傳則于襄二十一年冬十月云庚子孔子生雖月不同其年

則同左傳哀十六年夏四月己丑孔丘卒史記孔子世家同以十二諸侯年表數之襄二十一年歲在己酉數至哀十六年歲在壬戌孔子實年七十四歲公穀志其生而左傳志其卒檀弓疏說夫子之卒年月日亦據左傳皆的確可信乃世家首段說夫子卒年雖與左傳同而其上則先言孔子年七十三既云魯襄二十二年生則云年七十三不足怪而十二諸侯年表于襄二十二年格內書孔子生于哀十六年格內書孔子卒亦與世家同襄三十一年左傳仲尼聞子產不毀鄉校以爲仁杜注仲尼以二十二年生于是十歲長而後聞之疏云

公羊傳于二十一年下云十有一月庚子孔子生穀梁傳于二十一年十月下云庚子孔子生二十一年賈逵注經云此年仲尼生哀十六年夏四月己丑卒年七十三昭二十四年服虔載賈逵語云是歲孟僖子卒屬其子使事仲尼仲尼時年三十五定以孔子爲襄二十一年生也孔子世家云魯襄公二十二年孔子生年七十三魯哀公十六年夏四月己丑卒杜此注從史記也此段疏剖析最明內引賈逵襄二十一年仲尼卒年七十三友人嚴蔚豹人云孔子年實七十有四賈云七十三者古三三字皆積畫後儒因此誤三爲三豹人說確甚

今由襄二十一年數至三十一年實十一歲非十歲再數至昭二十四年實三十五歲非三十四歲再數至哀十六年實七十四歲非七十三歲可見賈服與三傳皆合杜預則從世家生襄二十二年年七十三若昭七年傳公至自楚孟僖子病不能相禮及其將死屬其子事孔子杜注二十四年僖子卒時孔子年三十五疏云當言三十四而云五蓋相傳誤耳杜竊服注據爲已有遂忘前語自相矛盾而疏家之體例不駁注託言傳寫之誤以示畫一若哀十六年杜注則仍照應前語從史記作年七十三司馬貞索隱一派亂道置之不足辨鶴壽案是年經書十月庚辰朔日有食之則

十一月無庚子公羊傳有誤字不待辨矣既生于襄二十一年卒于哀十六年則年七十四又不待言矣惟史記年表徐廣注謂襄公二十一年歲在己酉公羊傳何休注謂歲在己卯若依劉歆三統術推之則是年歲星在實沈太歲在乙巳竝不在己酉亦不在己卯此由不知龍度天門而誤也

襄二十一年三傳經略同皆終于十月公穀書夫子生皆綴于年終而公羊書十有一月庚子穀梁有日無月則穀梁蒙上十月明矣且公羊陸德明釋文云上有十月庚辰此亦十月也一本作十一月庚子一本無此句釋文確甚蓋是年冬十月庚辰爲朔日則庚子爲二十一日置閏又在二月十月既無閏十一月安得有庚子邪且德明云一本作十一月庚子一本無此句然則德

明所見本原無十有一月四字此疑衛包妄增公羊亦書日不書月蒙上十月與穀梁同

三傳皆周正生于十月庚子為今八月二十一日卒于四月己丑為今二月十三日杜預于夫子卒下注四月十八日乙丑無己丑己丑五月十二日日月必有一誤愚謂據杜說則己丑當作乙丑是十八日乃日誤非月誤抑不知杜所推長秝果是否

襄二十一年何休云時歲在己卯明北監汲古閣皆誤刻乙卯據疏改據史記年表則是年乃己酉江聲云以左傳前後所言歲星之所在推之則是年太歲在己不在酉江說與史記

及何休皆不同存疑

委吏

孟子孔子爲委吏史記作季氏史字相似而誤

孔子至衛

論語衛君待子而爲政章大全載厚齋馮氏說以夫子至衛在出公十二年朱注則云哀公十年攷之史記年表魯哀公十年時爲衛出公八年夫子自陳至衛馮氏說誤鶴壽案孔子三至衛其一見于史記孔子世家其二見于十二諸侯年表年表云衛靈公三十八年孔子來祿之如魯此在魯定公十三年弟一次至衛也世家云孔子去陳過蒲會公叔氏以蒲畔遂適衛衛靈公聞孔子來喜郊迎問曰蒲可伐乎此在魯哀公元年弟二次至衛也年表云衛出公八年孔子自陳來此在

魯哀公十年第三次至衛也

顏讎由

孟子顏讎由史記作顏濁鄒呂覽作顏涿聚古今人表作顏燭雛古音皆通用

左邱明

左邱明左邱姓明名班固謂仲尼與邱明觀魯史記有所褒貶口授弟子弟子退而異言邱明恐弟子各安其意以失其真故論本事而作傳杜預謂邱明受經于仲尼是為素臣荀崧謂孔子作春秋諸侯諱妬懼犯時禁是以微言妙旨義不顯明時左邱明子夏造膝親受孔

子既殁微言將絶于是邱明為之傳諸説皆以邱明為名非也司馬遷報任少卿書左邱失明厥有國語省文故單舉其姓言國語則傳可知或以左邱氏與左氏為二亦非也史記弟子傳家語弟子解雖無左邱明然左傳終于哀公二十六年其非生于孔子之前明矣而啖助以為邱明孔子前世人知史佚遲任朱子以為邱亦恥之竊比老彭之意者亦非鶴壽案葉夢得曰古有左氏左邱氏太史公稱左邱失明厥有國語今春秋傳作左氏而國語為左邱氏則不得為一家或謂左氏之為邱明遷固以下皆信之獨啖助趙匡立說以破其非而王介甫斷為六國時人者有十一事據左傳紀韓魏智伯之事及趙襄子之謚計自獲麟至襄子卒已八十年夫子謂左邱明恥之則必是夫子前輩豈夫子殁後七十八年邱明猶能著書者

乎詩有大小毛公書有大小夏侯六國時人豈與左氏必以邱明實之固矣今案史遷稱左邱失明應劭風俗通稱邱姓魯左邱明之後然則左邱爲複姓甚明孔子作春秋明爲作傳春秋止于獲麟傳乃詳書孔子卒孔子既卒周人以諱事神名終將諱之弟子自當諱先生之名故但稱左氏耳又論語注以左邱明爲魯太史而朱子以爲楚人者疑其爲左史倚相之後項平父以爲魏人者以其詳記三晉之事故也

顔淵季路

論語顔淵季路侍以德序子路曾晳冉有公西華侍坐以齒序

南容

古今人表南容在上下師古曰南宮縚也字子容南宮敬叔在中上師古曰南宮适而朱子以爲一人案禮記

南宮敬叔反必載寶而朝注云敬叔魯孟僖子之子仲孫閱又南宮縚之妻之姑之喪注南宮縚孟僖子之子南宮閱也字子容疏云昭七年孟僖子將卒屬說與何忌以事仲尼以南宮爲氏故世本云仲孫獲生南宮縚也然則縚一名閱左傳作說子容其字南宮其氏敬叔其諡也而南宮适疑別是一人鶴壽案夏洪基輯孔門弟子傳略以南宮縚南宮适南宮括字子容者爲一人以仲孫悅仲孫閱諡敬叔者爲一人春秋名號歸一圖止有仲孫閱即南宮敬叔不及縚與括金氏瑣語云南宮子容之名家語作縚論語作适史記作括左傳作悅禮記注史記索隱作閱決無一人五名之理夏氏所言似爲可從但論語第五篇王肅注云南容南宮縚魯人也字子容皇侃疏云又名閱第十四篇孔安國注云适南宮敬叔魯大夫也漢表南容列第三等顏師古注云南宮縚也南宮敬叔列

弟四等注云南宮适也是縚之與适較然兩人似當從論語注爲是司馬貞以南宮括卽家語之南宮縚蓋因史記不載兩人而誤鄭康成以縚與敬叔爲一人亦必有誤今案金氏此語牽制于各人注解而未嘗一顧名思義也況文云括絜也通作适故史記作括論語作适括又與髺通絜髮也髺髮卽縚髮故家語又作縚且括有包括之義故字子容則縚卽适字子容爲一人明矣悅與閱音同字通故左傳作悅禮記注史記索隱作閱其謚爲敬叔左傳有明文則悅卽閱謚敬叔爲一人又明矣

孟懿子

昭公七年傳孟懿子與南宮敬叔師事仲尼則懿子爲孔子弟子敬叔朱子以爲卽南容又卽南宮适懿子之兄也然史記世家亦載僖子將卒屬懿子使學于夫子僖子卒懿子與魯人南宮敬叔往業焉若敬叔非僖子

之子者何也魯語公父文伯飲南宮敬叔酒韋昭注敬叔魯大夫孟僖子之子懿子之弟南宮說也朱子云懿子之兄非是及攷弟子列傳中無懿子家語弟子解亦無之何晏集解凡七十子等皆注云弟子獨于懿子問孝但引孔安國云魯大夫仲孫何忌不云弟子孔子于弟子皆呼名無稱字者而曰孟孫問孝于我孟孫之稱非所加于弟子且昭公乾侯之孫懿子實率師助季平子是亂臣耳似不當在門牆之列

四科十哲非皆從陳蔡

論語子曰從我于陳蔡者皆不及門者也鄭康成曰言弟子之從我而厄于陳蔡者皆不及仕進之門而失其

所也下章分列四科賓以十哲何晏無注皇侃疏云此
章無子曰是記者所書從孔子印可而錄絕無一言牽
合兩章惟邢昺疏云此章因前章言弟子失所不及仕
進遂舉弟子之中才德尤高可仕進之人鄭氏以合前
章皇氏別爲一章然夫子門徒三千達者七十有二而
此四科惟舉十人者但言其翹楚者耳或時在陳言之
惟舉從者其不從者雖有才德亦言不及也邢于末尾
贅以或說連從陳蔡未嘗作正解而鄭以不及門爲不
及仕進之門其不以十哲爲皆從陳蔡顯然今本無者
字皇本有者字蓋即鄭本其不以十哲爲皆從陳蔡又

顯然仲尼弟子列傳發首即列四科其意絶與陳蔡無干尚書堯典闢四門鄭注卿士之職使爲己出政敎于天下言四門者亦因卿士之私朝在國門魯有東門襄仲宋有桐門右師是後之取法于前也疏即引論語此章以證門爲仕門宋程子則謂四科乃從夫子于陳蔡者爾門人之賢者固不止此朱子遂謂孔子厄于陳蔡弟子多從之者此時皆不在門案陳蔡之厄從者惟子路子貢顏淵宰我四人而已見史記世家他則未聞且其上文孔子年六十去衛適陳時魯哀公三年冉有從孔子在陳季康子召冉有冉有辭孔子歸魯其下敘孔

子居蔡楚聞其在陳蔡之閒欲聘之故爲陳蔡大夫所圍楚來迎得免遂適楚秋昭王卒孔子反衞是歲孔子六十三然則陳蔡之役冉有不從甚明而十哲有冉有足明此兩節斷斷不可以不在門黏合其下文又述明年季康子使子貢拒吳徵百牢知子貢從陳蔡後先歸歸魯爲季康子用又明年冉有爲季氏帥師克齊于郎時魯哀公十一年康子問以軍旅冉有云學于孔子遂迎孔子歸魯然則冉有自哀公三年秋冬之閒自陳歸魯直至哀公十一年春始終爲季康子家臣安得有從陳蔡事哀十一年孔子年六十八自此以後不復出遊

至十六年夏四月卒此四五年中冉有以田賦訪夫子又奉季康子命對小邾射句繹子貢則從會吳于橐皐又與子服景伯如齊班班皆在左傳可見此二人總在會直至兩楹夢奠賜尚侍側何有不及門之歎又嘗攷得弟子列傳子游少孔子四十五歲子夏少孔子四十四歲孔子以六十三阨陳蔡時子游年十八子夏年十九古之學者三年通一藝三十而五經立游夏學成即甚早亦必在三十以後然則門入記此四科必在夫子既沒之後而宋儒乃謂十人皆從于陳蔡者任意造言不顧事實鶴壽案四科一章于德行不列子賤于言語不列公西華于政事不列漆雕開于文學不

列曾子竊所不解史記稱顏淵年二十九髮盡白蚤死而已傳道先生謂游夏學成必在三十以後非也又謂門人記此四科必在夫子既殁之後但顏淵冉伯牛子路諸人皆先夫子而殁古人學優則仕子游爲武城宰夫子論其得人于其歸也有吾道南矣之歎子夏爲莒父宰問政于夫子先生之說殆不然乎

新唐書歸崇敬等傳贊曰道州刺史薛伯高嘗謂夫子稱顏回爲庶幾其從于陳蔡者亦各有號出于一時後世坐祀十人以爲哲豈夫子志哉觀七十子之賢未有加于十人坐而祀之始于開元非特牽于一時之稱號記曰祭有其舉之莫敢廢也伯高之語柳宗元志之于其書必有辨其妄者以十人皆爲從陳蔡實始于唐安人薛伯高而程朱卻不知觀壽案唐制春秋釋奠孔子祝版皇帝署北面揖歸崇敬

以爲太重宜准武王受丹書于師尚父行東面之禮代宗從之故宋祁曰韓愈稱孔子用王者事以門人爲配天子以下北面拜跪薦祭禮如親弟子者崇敬乃請東揖以殺太重方是時公卿無韓愈之賢無有折其非是者崇敬誠不知禮尊君以媚世歷朝循而不改矣伯高之語必有辨其妄者伯高蓋逢迎崇敬此小人之尤者也

曾點

曾點志于道德子路冉有公西華志在功名志于道德者較之志在功名者尤爲切實莊子乃援引曾點以爲季武子之喪曾點倚其門而歌幾若以春風沂水與濠梁意趣一般誣矣凡莊子所引孔顏事皆扳援汚蔑非實事也 鶴壽案莊子稱子桑戶孟子反子琴張三人相與語曰孰能相與于無相與相爲于無相爲子

桑戶死或編曲或鼓琴相和而歌檀弓稱季武子寢疾蟜固不說齊衰而入見及其喪也曾點倚其門而歌陳雲莊謂此著蟜固之存禮譏曾點之廢禮也但孔子生于襄公二十一年子路少孔子九歲生于襄公三十年曾點又少于子路季武子卒于昭公七年子路纔九歲曾點更在九歲以下則安得有倚門而歌之事蓋檀弓傳聞之誤也莊子檀弓二條朱子孟子集注並引之先生誤以檀弓爲莊子耳

曾子直呼子夏名數其罪事未可信

顏回曾參之父皆受業于夫子則凡夫子之弟子皆與其父爲同門彼雖援引我以爲同輩而顏曾二人之事之也其禮當與儕偶有別卽子夏少夫子四十四歲曾子少夫子四十六歲然二歲之長亦長也況本父之朋友乎有過相規其言亦宜稍孫乃檀弓載子夏喪明曾

世楷堂藏版

子責數其罪直呼其名曰商就其所責三事亦屬太苛恐未可信

有姓

太倉州崇明縣郁氏家譜稱本係有氏孔子弟子有子之後曹魏時避亂改爲郁請于當事將立有子祠然今山東益都平陰俱有有姓未嘗自言有子裔而江浙之郁甚多乃欲改有似未可信海寧查岐昌辨云羅氏路史郁本姬姓爲高辛氏後以邑氏者凡十郁姓與焉有本姚姓爲有虞氏後以國氏者二十有六有姓與焉其辨一也周時魯相有郁貢聖門有有子隱九年城郎杜

注縣東南有郁郎亭不言郁貢居郁郎亭也第郁貢姓名既見廣韻及萬姓統譜則曾國既有郁貢又有有子其辨二也郁氏譜云曹魏所改則魏以後當獨存郁姓矣乃楊升菴希姓錄載洪武中有有同興其辨三也萬姓統譜有出有巢郁出郁貢固未足信而虞封支子于郁夷出百家姓注更不足據況漢地理志郁夷屬扶風郡注有汧水祠莽曰郁平竝無郁夷在虞地之說彼譜所言有姓因封邑郁夷加邑更屬無稽況既云魏時加邑又云封郁夷加邑何舛錯乎查說甚核

陳亢

孟子有私淑艾者朱子注人或不能及門受業但聞君子之道于人而竊以善治其身若孔孟之于陳亢夷之是也但論語子禽問于子貢注云子禽姓陳名亢子貢姓端木名賜皆孔子弟子或曰亢子貢弟子未知孰是案鄭康成曰子禽弟子陳亢也字子禽孔子有弟子籍一書康成爲注漢人近古見聞必確或見其問子貢子爲恭也仲尼豈賢于子遂妄說子貢弟子附載之畢竟前說爲主鶴壽案史記仲尼弟子列傳竝無陳亢惟家語云陳亢陳人字子亢一字子禽少孔子四十歲家語係王肅僞造不足爲據鄭豈果見弟子籍耶

弟子門人可通稱

朱竹垞與胡解元書據歐陽子說受業者爲弟子受業于弟子者爲門人論語爲孔子作所云門人皆受業于弟子者愚謂朱未見皇侃疏以子出門人問爲曾子弟子顏淵死門人厚葬之爲顏淵弟子子夏之門人問交于子張爲子夏弟子與皇暗合皆是也若子路使門人爲臣此即受業孔子者如原思爲之宰是也門人不敬子路門人緊承上奚爲于丘之門門字蓋夫子責子路之言稍峻同門者誤認欲麾之門外遂不敬故曉之曰由巳升堂但未入室堂室亦從門字生來何云門人乃子路弟子耶曾子有疾召門弟子呼爲小子可見受業

于弟子者亦稱弟子而不必稱門人達巷黨人惜夫子無成名子聞之謂門弟子與曾子疾召門弟子文法相同名稱如一何得強爲分別邪孟子孔子歿三年門人治任將歸入揖于子貢相向而哭此門人正七十子之徒乃以爲子貢之弟子尤非且孟子願學孔子論語果有例如竹垞云云孟子必倣之乃決盆成括將見殺而門人問此受業于孟子者但稱門人不稱弟子禮記祭義樂正子春下堂傷足門弟子曰夫子之足瘳矣云云此門弟子乃受業于樂正子春者而樂正子春則受業于曾子檀弓曾子寢疾樂正子春坐于牀下是也然亦

稱弟子可見弟子門人乃通稱歐陽子之言何足爲據
檀弓又云伯魚之母死期而猶哭夫子曰誰與哭者門
人曰鯉也此直呼伯魚名則非受業于伯魚而爲受業
于夫子者門人爲通稱更可知矣

衍聖公之名所自始

宋仁宗皇祐中祖無擇自袁州守入修起居注時封孔
子四十七代孫宗愿爲文宣公無擇上言前代所封漢
魏曰宗聖晉宋曰奉聖後魏曰藻聖北齊曰恭聖唐初
曰褒聖開元中尊孔子爲文宣王遂封其後爲文宣公
是以祖謚而加後嗣非禮也于是下近臣議改爲衍聖

公事詳祖龍學集

表六國本秦記

六國表敘首云太史公讀秦記又云秦既得意燒天下詩書諸侯史記尤甚詩書所以復見者多藏人家而史記獨藏周室以故滅獨有秦記又不載日月其文略不具案不載日月想年則載之其下又云余因秦記踵春秋後起周元王表六國訖二世凡二百七十年案十二諸侯表終敬王甲子六國表即起元王元年乙丑緊相承接此則本之秦記然自六國以下皆無甲子徐廣注見之　鶴壽案漢高祖入關蕭何收秦圖籍則秦記必在內其後藏諸祕府而史公得之以爲史記者也漢

初以歲陰紀年故十二諸侯年表六國年表皆不書甲子甲戌等今史記共和元年上格有庚申宣王元年上格有甲戌皆徐廣注也

禮樂征伐自大夫出

論語禮樂征伐自諸侯出云云宜通論天下而孔安國以爲專論魯事非也周東遷後齊晉是依齊桓霸業一傳而熄晉文至悼五世南懲荊楚西擯強秦天下賴之自向戌弭兵之策楚遂得而有諸侯且疆埸之難稍靖君臣樂玩諸侯之大夫退而各營其私事于是田常篡齊六卿分晉矣向戌賢大夫也弭兵善策也然周之亾實始于此夫子于禮樂征伐自諸侯出猶寛言十世

希不失而于大夫則決以五世反覆追慨深致其意蓋知天下大埶皆歸于大夫也以史記六國表攷之魏自文侯以下歷八君至王假始滅韓自景侯以下歷十君至王安始滅趙自烈侯以下歷九君至代王嘉始滅齊自田和以下歷六君至王建始滅夫子所謂大夫五世必失者此四國竟不然夫子之所言者理其所不可知者埶也

鶴壽案向戌宋國一老姦也而稱之爲賢大夫過矣馬宛斯謂盟宋之役齊秦不相見邾滕不與盟盟者十國晉楚同爲盟主是時魯衛曹宋從晉者也陳蔡鄭許從楚者也會分二主小國共屬是直以諸夏之權授楚也晉自夷儀再會諸侯多貳趙孟執政伯業益衰兵不止則北方之埶日急宋實首當其鋭故向戌欲合兩國爲成以紓其難然楚人荐食中國久矣晉文躬擐甲冑以禦强楚凡以存天下之大防也楚自成

穆稱兵以恐喝諸侯諸侯從者半疑者半故伯主起而應之誠使從晉者不復從楚從楚者改而從晉則中國之執常伸矣今也楚不能多得志于諸侯欲借弭兵之說以收天下之權晉乃貪弭兵之名以求一時之利遂使楚人不頓一卒晏然為盟主而中國之大勢盡移于楚晉將何以自處哉今案馬氏此論但見目前豈知後日三卿分晉齊呂僅食一城皆自弭兵一役所致乎先生云云可謂當矣

三桓微

史記魯世家自悼公之子元公以下歷七君至傾公魯亡皆不紀三桓事蓋已衰絕無復可紀夫子謂三桓之子孫微于此乃信

子思年

閻若璩曰通鑑載子思言苟變于衛侯在安王三十五

年大事記云去孔子殁百有三年子思逮事孔子未必至是時尚存薛常州亦云子思之年毋乃過于壽考乎愚謂據世家子思年僅六十二

離婁

莊子天地篇黃帝遺其元珠使離朱索之而不得離朱即離婁也鶴壽案莊子多寓言所謂元珠者道也離婁不必是黃帝時人楚詞稱離婁微睇漢書稱離婁督繩不過古之一工師耳

公輸子

孟子公輸子趙氏以爲魯班魯之巧人也或以爲魯昭公之子戰國策作公輸般高誘注魯班之號也檀弓載

季康子之母死般請以機封則與季康子同時戰國策又載爲楚設機攻宋墨子往見之則與墨子同時其非昭公子甚明

辨趙岐以公孫衍張儀爲合從之謬

孟子景春稱公孫衍張儀大丈夫趙岐注景春孟子時人爲從横之術者公孫衍魏人也號爲犀首嘗佩五國相印爲從長秦王之孫故曰公孫張儀合從者也愚謂岐以白腹從事故下筆便誤七國秦最在西地埶東西爲横張儀欲使六國相約以事秦故稱連横南北爲縱蘇秦欲使六國合力以拒秦故稱合縱蘇秦初意本欲

用秦戰國策云蘇秦始將連橫說秦惠王高誘注合關東從通之于秦故曰連横又云書十上而說不行還家讀書簡練揣摩注揣定也摩合也定諸侯使雠其術以成六國之從也又云說趙王封武安君約從散横以抑强秦注約合關東六國之從使相親散關中之横使秦賓服此賓字誘作擯字用擯斥而服耳又云秦惠王謂寒泉子蘇秦欲以一人之智反覆東山之君從以欺秦注東山山東又云張儀說秦王曰天下陰燕陽魏連荆固齊收韓成從西與秦爲難又云臣昧死見王言所以破天下之從又云大王試聽其說一舉而天下從不破

趙不舉斬臣以徇即此各條儀爲横秦爲縱了然分明歧乃以儀爲合從然則蘇秦反爲連横乎史記衍附張儀傳後云衍佩五國相印爲約長而歧改云從長不知衍亦主横者儀衍不相善而術則同蘇秦以趙爲主而外合五國以擯秦儀衍以魏爲主而外連五國以事秦故衍佩五國印儀傳賛云儀振暴蘇秦之短以成其衡道衡横同蘇秦之愚恐秦伐趙敗從約陰奉給儀入秦得其柄使感其惠勿圖趙乃儀一說秦即欲滅趙破從二人始同師後成水火冰炭想春亦學横家故稱儀衍不及秦而歧云春爲從横之術非漫話乎

魯共公元年誤前一年

魯世家穆公三十三年共公二十二年而年表又以已巳爲康公元年則知魯共公元年當在丁未傳寫者誤前一年耳若徐廣所注年表甲子與皇甫謐年表注皆不合謐尊務欺人疑廣是謐非也

鶴壽案劉歆三統術云春秋哀公即位二十七年子悼公曼立世家悼公三十七年子元公嘉立元公四年正月戊申朔旦冬至二十一年子穆公衍立穆公三十三年子恭公奮立恭公二十二年子康公毛立康公四年正月丁亥朔旦冬至康公九年子景公偃立景公二十九年子平公旅立平公二十年子緡公賈立緡公二十二年正月丙寅朔旦冬至二十三年子頃公讎立頃公十八年秦滅周又六年楚滅魯此劉歆所據魯曆年數有部首冬至可推著也史記魯世家平公誤作在位三十二年緡公誤作文公在位二十三年六國年表書魯哀公辛于周定王二年哀公在位二十七

年則當移上一年也書悼公元年于定王四年中間空去兩年則當移在定王二年也以下書元公元年于考王十三年則悼公在位止三十六年少一年矣書共公元年于烈王元年則穆公在位止三十二年又少一年矣書康公元年于顯王十七年則共公在位二十三年多一年矣書平公元年于赧王元年則景公在位止二十八年又少一年矣故知悼公當移上兩年係于定王二年而于共公減去一年于悼公穆公平公各增入一年乃與三統秝所載吻合且如此推之共公元年當在丁未康公元年當在己巳景公元年當在戊寅平公元年當在丁未蓋取共公之一年以補平公之一年也先生以徐廣爲是皇甫謐爲非抑豈知此是而彼非哉

孟子受業子思之門人

史記孟子列傳受業子思之門人索隱云王邵以人爲衍字則以軻親受業孔伋之門也今言門人者乃受業于弟子也朱竹垞云親受業爲弟子受業于弟子爲門

人索隱之意與朱暗合其實門人弟子乃通稱史記所謂門人即作弟子用直謂孟子受業于子思之門徒但不知門人爲何名耳孔子惟一子伯魚孔子卒于魯哀公十六年年七十四其時子思年若干雖不可知但孔子被圍陳蔡當魯哀公五年顏回實從回卒蓋即在反魯後而論語夫子因其卒追憶及鯉也死是伯魚卒夫子年五六十而夫子卒子思年必二三十矣（時子思爲喪主四方來觀禮見檀弓）孟子卒于周赧王時上距夫子卒約百七八十年如果親受業子思時年亦必二十餘彼時子思既已抗顏爲師傳授弟子年亦當三四十去夫子卒未久然

則子思年必須至百二三十方能以其業親傳于孟子孟子年亦須至百二三十方能親見子思而受其業孟子列傳雖無卒年數而孔子世家子思年六十二甚明故知司馬遷直謂孟子受業于子思之門徒孟子自言予未得爲孔子徒予私淑諸人私淑云者不過私竊傳聞其緒言餘論以自淑耳若果親受業于夫子之嫡孫豈特私淑已哉趙岐孟子題辭謂當師孔子之孫子思不足信孔叢子又云孟子師子思與論牧民之道孔叢子比家語更謬仲尼弟子列傳顏回二十九髮白蚤死不言死年若干而孔子家語七十二弟子解則云年三十一早死其爲少孔子三十歲則二書同三十一索隱

引作三十二當從子所據家語盖包山陸治叔平于明嘉靖甲子年七十歲手鈔本是王肅注足本也彼注云此書久遠年數錯誤未可詳校其年則顏回死孔子年六十一然伯魚五十先孔子卒卒時孔子且七十顏回先伯魚死而論語顏淵死顏路請子之車爲椁子曰鯉也死有棺而無椁或謂設詞愚謂家語王肅私定見尚書正義漢蓺文志載家語師古云非今所有家語則王肅本斷不可信世家雖言伯魚年五十不言卒時夫子年若干而肅于家語本姓解謨其文云十九娶于宋幵官氏一歲而生伯魚伯魚年五十史記甚明也故肅于

七十二弟子解注謂伯魚卒夫子年七十然而顏回少夫子三十歲卒年三十一史記又甚明也然則回卒夫子六十一論語顏淵死夫子追念鯉也死則伯魚卒在顏淵前其時夫子年五十外卽使子思尚幼而其後至夫子卒必已三十許又三十餘年年六十二而卒約當周定王一二十年之後假令孟子親受業以年弱冠計之至赧王十餘年而卒年不且百五六十歲乎知其非親受業也鶴壽案孟子七篇文法一氣呵成自是孟子所手譔卽使魯平公謚法爲後來所加但從平公元年數至孔子之卒已一百六十三年則孟子斷非親受業于子思者至史記謂伯魚年五十此必三十之誤方與論語顏路請子之車章合若王肅以爲設詞雖三尺童子亦知其爲謬論

蛾術編卷五十四終

蛾術編卷五十五

嘉定王西莊先生原本　吳江　迮鶴壽參校

沈楙悳校刊

說人五

閻氏攷孟子生卒出處年月先後今改正

閻若璩孟子攷曰孔子生卒出處年月俱見史記孔子世家而孟子獨略余嘗以七篇爲主參以史記等書然後歷歷可攷蓋生爲鄒人晚始游梁繼仕齊爲卿久之歸鄒又如宋以樂正子故至魯終之滕道不行歸而作書七篇卒當在赧王之世卒後書爲門人所叙定故諸

矦王皆加謚焉鶴壽案司馬遷謂孟子游事齊宣王宣王不能用適梁惠王不果所言應劭謂仕齊爲卿卿去之鄒薛作書中外十一篇梁惠王復聘爲上卿周廣業謂始仕鄒爲士繼之任游齊去齊歸鄒適宋適薛適滕適梁適魯而卒此先齊後梁之說也閻嵩謂自宋歸鄒之任之薛之滕而後之梁之齊司馬溫公從同此先梁後齊之說也蘇轍謂先齊宣後梁惠梁襄後齊湣此兩至齊之說也薛應旂謂始至梁繼至齊爲卿復至梁此兩至梁之說也陳士元謂先至梁次至齊反魯居鄒又自任之梁復至齊至宋至滕而歸老于鄒此兩至梁亦兩至齊之說也今案以孟子爲先游齊後至梁者以晉國天下莫强一章所言皆惠王改元以後事以此證孟子至梁必在喪地于秦七百里之後若在惠王未改元之前則未有其事也以孟子爲先至梁後游齊者燕人畔在赧王三年諸家皆欲移燕事于前以就齊宣王不知梁齊之年皆可移而燕畔之年實無可移若使燕人畔後而孟子去齊之梁則安得及見梁惠王也其實孟子前後兩至齊中閒一至梁曹寅谷謂公孫丑問夫子加齊之卿相而曰我四十不動心此必四十歲以後之言充虞問夫子若有不豫色然而曰由周

而來七百有餘歲此必八百歲以前之言然則孟子前次客齊當在周顯王三十七年己酉是時齊宣王元年(此通鑑作)孟子四十一歲也下至顯王四十五年九年之閒去齊自武王克殷歲在己卯至顯王四十五年丁酉猶未滿八百歲也乃之宋宋之薛以陳臻問餽知之去薛乃由鄒之滕以世子過宋然友之鄒知之然合之亦不過一二年至顯王四十八年庚子齊封田嬰于薛而孟子在滕矣明年為慎靚王元年辛丑孟子至梁惠王稱之以叟明年壬寅惠王卒襄王立而孟子去梁在梁者甫二年不若前居齊之久也于是復自梁之齊為齊卿又自齊葬母于魯居喪三年反于齊適當齊人伐燕時則赧王元年丁未齊宣王十九年也至赧王三年己酉燕人畔而孟子再去齊前後在齊者已七八年矣夫然而復之宋與戴不勝語稱宋王是在君偃僭王之後可知也孟子前至宋當在君偃五六年閒及十一年偃自立為王至是稱王者蓋八年矣夫然而卒之魯觀臧倉言後喪踰前喪是在葬母反齊之後又可知也年八十有四前四十年居魯講學之時後二十年反魯著書之日中閒傳食諸侯止二十三四年

耳閻氏麤舉大略未為詳悉

又曰史記六國表魏世家竝云惠王在位三十六年始辛亥終丙戌襄王十六年始丁亥終壬寅哀王二十三年始癸卯終乙丑竹書紀年則襄王十六年上繫于惠王以爲其後改元之年而自癸卯以後記二十年事謂之今王今王者杜預以爲哀王是竹書紀年有哀王而無襄王史記有襄王又有哀王世本則又有襄王而無哀王通鑑從竹書紀年而不從史記故以惠王在位凡五十二年始辛亥終壬寅又不從杜預所云之哀王而從世本所有之襄王故以襄王在位爲二十三年始癸卯終乙丑其說備載攷異余以孟子證之覺史記爲近

是魏世家云惠王三十一年辛巳徙都大梁三十五年乙酉卑禮厚幣以招賢者孟軻等至梁故六國表于三十五年特書曰孟子來三十六年丙戌惠王卒子襄王嗣立孟子入見王出有不似人君語蓋儲君初即位之詞不然必如通鑑五十二年壬寅惠始卒而襄立孟子入見豈孟子竟久淹于梁如是邪不然以襄王之庸豈能以禮聘孟子而復至梁邪不以禮聘孟子而孟子肯往見邪果受其禮聘至而初見時即識議之邪皆非人情朱子曰七篇之中無更與襄王言者豈孟子自是不復久于梁邪余謂不特不久于梁實生平未嘗復至梁

史記所以可信也或曰竹書紀年彼既魏史所書魏事
司馬公以爲必得其眞故從焉余曰不然紀年云惠王
九年四月徙都大梁不知是年秦孝公甫立衞公孫鞅
未相魏公子卬未虜地不割秦不偪魏何遽徙都以避
之邪即一徙都事如此尚謂其生卒年月盡足信邪且
六國表魏世家竝云子罃生于魏文侯二十五年辛巳
三十八年文侯卒武侯立凡十六年而後惠王立是年
已三十矣若如紀年文侯五十年卒武侯二十六年卒
以生辛巳計之惠王元年已五十三立三十六年卒已
八十八更以襄王十六年爲後改元之年不一百有四

歲乎紀年之不可信如此鶴壽案周顯王三十三年魏惠王三十五年也六國表書孟子來通鑑從之書孟子至魏愼靚王三年魏哀王十六年也通鑑作襄王元年書孟子去魏適齊自顯王三十十三年至愼靚王三年凡十九年矣豈孟子在梁如是之久耶顧亭林曰孟子先梁後齊在二國皆不久于齊當有四五年若適梁乃在惠王後元之末襄王立即適齊史記謂惠王三十五年至梁者誤潘氏孟子游歷攷曰惠王後元二年六國表云秦敗我于雕陰秦攻梁自此年始以下五年六年七年十三年皆有攻梁事自十四年至十六年惠王卒則無攻梁事北齊劉晝新論云昔者秦攻梁惠王謂孟子云云如舊說孟子于惠王三十五年至梁明年惠王卒又明年襄王立孟子去梁此三年秦不攻梁若謂至梁在後元之末則後元十四五六年亦不攻梁劉孔昭六朝人其時孟子外書猶存必非無據所云秦攻梁雖不明指某年大約總在後元二年至十三年孟子實在梁與惠王問答也後元三年六國表云齊與魏伐趙孟子列傳云梁惠王謀欲攻趙孟子稱太王去邠云云自惠王三十五年至後元十六年梁攻趙惟此一事此亦可爲孟子在梁之證史記惠王

無後元諸年而博采羣書多自相矛盾處故不詳其年耳後元五年魏世家云予秦河西之地後元七年魏世家云盡入上郡于秦秦降魏蒲陽桓寬鹽鐵論載大夫曰孟子居梁西敗于秦秦地奪壤削亡河內河外然則獻河西入上郡漢人皆以為孟子居梁時事也後元十二年楚世家云楚使柱國昭陽攻魏破之于襄陵得八邑昔國天下莫强章問荅當在此年倘謂齊魏會徐州以相王在後元一年孟子稱魏侯營為王則至梁斷在改元以後不知魏僭稱王在惠王十年戰國策謂魏王信衞鞅之言廣公宮制丹衣柱建九斿之旂齊楚怒覆其十萬之衆是也故斷以通鑑所書為是今案據上諸條則孟子在梁果有十九年但孟子自言深耕易耨修其孝弟忠信可使制梃以撻堅甲利兵乃坐視梁之因于秦楚而一籌莫展晏然以旅食冀濟于凫所謂賢者無益于國也不知劉晝桓寬所言皆屬傳聞孟子列傳所載太王去邠乃是對滕文公語史公誤引司馬貞已言之矣通鑑旣從史記謂惠王三十五年孟子至梁又見孟子稱西喪地于秦七百里故從竹書紀年以襄王之年為惠王後元之年但襄王元年已是齊湣王六年故又移齊宣王之年以合孟子去魏適齊其實孟子先至齊

于惠王後元之末至梁亭林之說是也

又曰呂成公大事記周赧王元年孟軻致爲臣而歸通鑑綱目亦因之余謂孟子去齊明云由周而來七百有餘歲若果在赧王元年丁未逆數至武王有天下歲在己卯當得八百有九年孟子方欲言其多豈肯少言之然則不特不在赧王時亦不在慎靚王時當在顯王四十五年丁酉未滿八百歲以前孟子于顯王三十三年乙酉至梁明年丙戌惠卒襄立即去梁是爲齊宣王八年孟子游齊當即從丙戌起何則由大梁至臨淄千有餘里故曰千里而見王若由鄒以往僅得半耳既仕齊

中閒遭三年之喪歸鄒喪畢復仕齊終不合而去須在此十二年內孟子于齊行蹤歲月約略可知者如此齊宣王在位十九年史記通鑑並同但史始己卯終丁酉通鑑始己丑終丁未較後十年此從史記鶴壽案此依劉歆三統秝計之武王至厲王二百八十一年共和至慎靚王五百二十八年加赧王元年固八百有九矣但致爲臣而歸章與伐燕章不相連況燕人畔又在赧王三年則致爲臣或在前次至齊時不必定在赧王元年也又乾鑿度云今入天元二百七十五萬九千二百八十歲昌以西伯受命鄭注云受洛書之命爲天子以秝法當云二百八十七萬五千此略其殘數也孔穎達以紀法除之餘二十四年即入戊午部二十四年矣再加五年爲二十九年太歲在戊午文王受命之年也三統秝云魯隱公元年己未其前惠公末年戊午文王受命在戊午惠公末年又值戊午當三百六十歲故鄭注雒師謀云數文王受命至惠公末年三百六十歲也依鄭注加春秋二百四

十二年敬王四年六國表二百二十一年周凡八百二十七年赧王在位五十九年則從三年燕人畔數文王受命止七百七十一年其始于武王伐紂之年無論矣再據紀年增出齊桓公十二年移下齊宣王十二年適當赧王三年燕人畔而孟子去齊也今閻氏既依三統術則孟子去齊必在周顯王四十五年丁酉以前也無疑矣

又曰史記與孟子不同者惟伐燕一事史記以爲湣王孟子以爲宣王然就史記燕世家載噲初立有齊宣王復用蘇代之文是噲與宣王同時與孟子合而與六國表異通鑑從孟子不從史記是矣但繫伐燕事于宣王十九年當赧王元年丁未余謂此時孟子去齊已久安得見其取之與復畔也且以宣王爲卒丁未丁未近日翻刻誤作

是年故改元己丑當顯王三十七年于是上而威王立三十六年淳于髡傳所謂威行三十六年者增爲四十六年矣下而湣王立四十年世家所謂四十年燕秦楚三晉各出銳師以伐我者減爲三十年矣紛紛遷就湊合綱目曰未說所據也余謂此不過欲以伐燕事屬諸宣王以信孟子耳然與其屈齊之年數以從燕不若屈燕之年數以從齊爲尤信孟子乎何則六國表燕王噲五年乙巳讓國于子之當湣王八年七年丁未噲及子之死當湣王十年後二年己酉燕立太子平是爲昭王當湣王十二年若移此五年事置于宣王八年丙戌後丁

西前以合孟子游齊之歲月則戰國策載儲子謂宣王宜仆燕而儲子正爲相者也王令章子將五都兵以伐燕而章子正與游者也三十日而舉燕國即五旬而舉之之謂五偶竊爲三也種種皆合鶴壽案齊宣王之年尚有可移燕噲之年斷不可移司馬温公移齊宣之年以就燕噲但止移下十年仍與燕事不合今閻氏欲移燕噲之年以就齊宣不更相左乎

又曰金仁山本大事記謂孟子赧王元年自齊歸鄒二年即如宋有與宋臣戴不勝語案繫如宋于去齊後固是但即在元二閒殊無據所可據者宋初稱王于慎靚王三年癸卯孟子謂戴不勝爲子之王不似在滕謂畢

戰爲子之君則應在癸卯後可知越明年甲辰魯景公卒子平公旅立平公欲見孟子又應在甲辰後至在宋與滕世子言世子繼世即位然後之滕則應爲赧王初年事魯平公之年六國表魯世家差互此從通鑑詳見安王二十五年攷異

以上數條有是有非閻氏大段總主史記以絀衆說史記之不合于孟子者則又以孟子爲主而絀史記史記列傳云道既通游事齊宣王宣王不能用適梁梁惠王不果所言則見以爲迂遠而濶于事情據此先游齊後游梁乃孟子一生出處絶大關目閻不從史記改爲先

梁後齊而其所以不同之故不措一語者閻固自言之矣史記與孟子不合惟伐燕事史記以爲齊湣王時孟子以爲齊宣王時閻意未嘗不信史記但不如信孟子爲尤甚孟子既隻字不可動揺不但伐燕爲宣王非湣王并其見梁惠王在七篇之首與齊宣王語在後遂執泥定爲前後改作先游梁後游齊且改史記燕王噲五年讓國子之當齊湣王八年至丁未噲子之死已酉燕昭王立移此五年事爲齊宣王八年丙戌以後事其信孟子篤矣孟子明言子噲不得與人燕子之不得受燕于子噲伐燕是乘子噲子之之亂鑿有明文閻既信史

記梁惠王襄王年數孟子以惠王三十五年至梁明年惠王卒襄王立而謂孟子即以其年去梁是年爲齊宣王之八年而欲移子噲亂昭王立五年事于齊宣王八年以後此五年謂是孟子在齊之年然則孟子先游梁後游齊已屬顯然無勞復辨所以不措一詞也第閻說究不可通六國表齊宣王八年丙戌當燕文公二十七年文公終于二十九年戊子此後至燕亾凡有七君一百十二年如閻說則將使在位之年無有一君不增損乎自然只可就燕易王子噲父子年數内移撥無奈欲移子噲昭王事于丙戌後而彼時乃燕文公之二十七

八九年則將損去文公之二十七八三年謂其終于二十六而以易王填補之因以易之元爲噲之元乎抑文公仍二十九年而但革除易王將易之年盡并入噲乎二者皆有所不可只得將易王元二年給還使在位十二年者改作二年于是將易之三四五六移作噲之元二三四將易之七八九移作噲之五六七以爲其讓國至身死之年時適齊宣王之十九年卽以是年卒似可合闞說顧燕大亂齊宣伐取之斷不可以宣之卒及孟子之致爲臣而歸皆在此一年若依闞說一路數來只得如此硬派已經撞住直到齊宣卒年丁酉上面更無

寬展地步矣不但取燕與孟子去齊不似齊宣卒年事且其明年戊戌燕空無君方可云燕人畔而齊宣卒已三年矣如何說甚憖于孟子闇深詆通鑑以伐燕爲宣十九年之謬乃就其說推之不覺躬蹈此謬則以其過欲回護孟子不能全休史記故也且六國表于戊戌燕格中書君爲王則燕稱王方自此始而何得以爲空無君國見滅之年也鄙見梁惠王下篇齊人伐燕勝之下當注云此及下章兩宣王皆與沈同問燕人畔一時事皆當作齊湣王以蒙上諸宣王衍宣字孟子蓋于湣王時再至齊如此則史記皆合始至齊在宣初立乙酉以前有師命者時戰事頗多

非指伐燕再至齊當在丙午以後再去齊當在己酉也
闕民聚反手可王所極不忘者齊也　鶴壽案先生信
史記謂齊宣之年不可移仍欲改梁惠王下篇之宣王
爲湣王而不知齊宣之年實有可移潘氏孟子游歷攷
云燕人畔章王曰我甚慙于孟子正與伐燕章語意相
承亦爲宣王無疑通鑑雖移下十年至此仍爲湣王畢
竟未能全合史記田敬仲世家稱田和二年卒桓公六
年卒威王三十六年卒宣王十九年卒湣王四十年亾
索隱于桓公卒下注云案紀年梁惠王十三年當齊桓
公十八年後威王始見則桓公十八年而卒魏世家稱
武侯九年齊威王初立索隱云案紀年齊桓公之十八
年而威王立然則桓公午本在位十八年非六年而史
記脫去十二年也其所以脫去者因六國表于桓公六
年書齊康公卒次年遂書齊威王元年誤以康公與威
王繼世而立其實康公爲田氏所篡其年不相連屬若
于桓公午六年後增出十二年以足其十八年之數繼之
以威王三十六年則宣王元年在周顯王三十九年依
史記移下十二年依通鑑移下二年燕噲讓國在宣王
十五年非十七年矣齊人伐燕在宣王十七年非十九
年矣立太子平在宣王十九年非湣王十二年亦非湣

王二年矣燕人畔孟子致爲臣而歸宣王卒皆在是年而所增之年竝非鑿空無據豈非一大快事且卽以史記攷之齊宣王實以赧王三年卒可證六國表之誤據六國表齊宣王卒當燕易王九年齊湣王元年當燕易王十年而燕世家云燕易王十年蘇秦使齊爲反閒蘇秦傳云秦佯爲得罪于燕而亡走齊齊宣王以爲客卿則燕易王王十年齊宣王尚在何嘗卒于九年乎張儀傳云楚懷王失漢中事在赧王三年恨張儀欲得而殺之張儀至楚囚鄭袖爲言旣出未出閒蘇秦死乃說楚王以縱約燕世家云蘇秦已死而齊宣王復用蘇代由是觀之赧王三年齊王同宣王非湣王也表乃于中顯王四十六年書齊湣王元年不亦謬乎此無他因表中脫去齊桓公十二年世家仍之遂多所牴牾若增桓公至十八年則合者多矣先生徒以燕年不可移動空言累牘今特節之

閻所據者惟燕世家噲與齊宣同時一條戰國策儲子章子一條攷燕世家蘇秦爲燕王使齊爲反閒欲以亂

齊易王立十二年卒子燕噲立燕噲既立齊人殺蘇秦
六國表齊宣王卒于丁酉明年戊戌爲湣王元年燕易
王卒于庚子明年辛丑爲燕噲元年燕世家此下又云
蘇秦之在燕與其相子之爲婚而蘇代與子之交及蘇
秦死而齊宣王復用蘇代據此則殺秦用代皆齊宣事
而以殺秦系噲立故閻據爲噲與宣同時之謚覽表世
家自相違見其不足盡信以作移噲年于齊宣時張本
不知史記敘事文埶回旋未可以辭害志世家于此下
又敘燕噲四年以後事齊使代至燕代對燕噲齊王不
信其臣故不能霸以激噲信任子之此齊王是湣王不

待言而其時去齊宣卒已八九年噲垂欲讓國矣世家寫秦代兄弟傾危交亂燕齊而其事適當易噲宣湣四王傳授之際殺秦者宣時噲未立也然秦死而代復因齊以亂燕則在噲湣故如此提敘以結秦死代復用用代者亦宣時噲亦未立也然因宣之用代而代得因齊使以惑噲故復如此帶敘以標噲宣皆昏庸何得據此遂謂噲宣同時此外取證則戰國策子之行王事噲老不聽政顧爲臣國事皆決子之子之三年燕國大亂儲子謂齊宣王因而仆之破燕必矣孟軻謂齊宣曰今伐燕此文武之時不可失也王令章子將五都之兵以伐

燕士卒不戰城門不閉燕王噲死齊大勝燕此則誠與孟子合矣要之孟子講明義理之書非爲紀載事迹而設或出弟子潤色未可盡泥戰國策專記權謀詞多浮誕亦非年經月緯不足爲據荀子王霸篇云齊閔用彊齊北敗燕湣作閔古字同音通用風俗通義窮通篇云齊威宣王時聚天下賢士于稷下鄒衍田駢淳于髡之屬號列大夫時孫卿年十五始來游學至襄王時孫卿最爲老師齊尚脩列大夫之缺而孫卿三爲祭酒焉或人或譏孫卿乃適楚据此則荀子當齊宣時實與孟子同在齊直至襄王方去得王因噲亂伐燕荀子目睹其事而筆之于書國策不如荀子可信 鶴壽案齊宣王實係卒于周赧王三年燕人畔之後孟子所稱宣王斷無容改爲湣王先生不得其解又見戰國策所載蘇秦等事的在齊宣燕噲時不得已乃斥戰國策爲浮誕并斥孟子非紀載事迹之書且謂弟子潤色耳

三代以來編排甲子表年紀事明白整齊史記所獨舍此更無可從世本已亾紀年乃束晳皇甫謐等假託予據周易乾鑿度鄭康成注及國語伶州鳩之言推得武王克商歲在辛未劉道原通鑑外紀邵堯夫皇極經世金仁山通鑑前編陳子經通鑑續編薛方山甲子會紀萬季野紀元彙攷此俗人虛造不可信今計武王辛未克商至顯王乙酉孟子初次去齊七百九十餘年故曰由周而來七百有餘歲若如閻說由辛未計之已八百餘年國策儲子孟子勸伐燕之言燕世家皆載但儲子作諸將仆作赴而齊宣王則直書齊湣王孟子但書謂

齊王因蒙上湣王故也然則史記固謂孟子于湣王時再至齊黄震日鈔云孟子以伐燕爲宣王時與史記不合案史記齊伐燕有二事齊宣王嘗伐燕燕文公卒易王初立齊宣王因燕喪伐之取十城是即孟子梁惠王篇所載問荅稱齊宣王者也齊湣王又伐燕燕王噲以燕與子之齊伐燕下燕七十城是即孟子公孫丑篇所載沈同問燕可伐者也伐燕噲非齊宣甚明右係鄉人蔣監簿曉之說愚謂黄氏采蔣說妄甚謬甚燕易王初立齊宣王因燕喪伐燕取十城蘇秦說旋復歸燕城事見燕世家梁惠王下篇王問以萬乘之國伐萬乘之國五

旬而畢之明係全取一國孟子言民悅則取古人武王行之明係以武王滅商爲例言倍地明係萬乘之國又并吞一萬乘之國勸王謀于燕衆置君而去明係其時燕大亂噲子之皆死國無君齊據爲已有何得以取十城旋復歸當之應如予說于伐燕勝之下注此與下章皆行宜字爲得竊壽案史記諸年表皆不記干支六國表周元王元年徐廣注曰乙丑秦楚之際月表秦二世元年徐廣注曰壬辰十二諸侯年表共和元年其上格曰庚申亦徐廣注也史公以太陰紀年命太初元年爲閼逢攝提格依此上推共和元年正値庚申而徐廣注之先生謂史記編排甲子非矣至陳桱通鑑續編卷首述盤古至高辛氏卷二述契丹在唐及五代時事其餘二十二卷皆述宋事竝不及周朝事何亦牽引及之邪

劉向新序云燕易王時國大亂齊閔王興師伐燕屠燕國載其寶器而歸易王死燕國復太子立是爲昭王據此似噲即易王名非二人于是好爲新説者謂易王亦如湣惠再改元史記誤以後元爲燕噲之元若然則是竝無子之其人亦無讓國事乎抑讓國子之即易王事乎劉向著述浮誕不足信即使可信仍無害于伐燕爲湣王非宣王湣作閔正與荀子合載其寶器歸者戰國策樂毅報燕昭王子惠王書自陳其爲昭王復讎破齊盡收財寶入燕大呂陳于元英故鼎反乎歷室齊器設于寧臺薊丘之植植于汶篁此即湣王所取燕寶器後

爲樂毅復收者也孟子勸齊反燕重器亦即此然新序云齊閔王亦足證伐燕取之斷非宣王也梁惠王欲比死者一洒之孟子答行仁政可撻秦楚之堅甲利兵而不言齊可證孟子先游齊後游梁

孟子享年甚長約有九十餘

孟子在齊君臣皆呼夫子又自言齒德皆尊又自稱爲長者若五十外人難出此言公孫丑問夫子加齊卿相動心否曰我四十不動心則其時必已六七十孟子初至齊不可知爲何年今定從史記先齊後梁趙岐注多誤然齊桓晉文章注亦云先仕齊後適梁應劭風俗通窮通篇敘孟子所至國甚亂然亦先齊後梁予所据元大德十一

年丁未無錫州守劉世常平父刻本則齊宣王元年己卯當梁惠王二十九年孟子以惠王三十五年至梁時齊宣王之七年則仕齊宣確在乙酉以前乙酉至梁當惠王三十五年惠即位年三十至此六十五老矣猶屢呼孟子曰叟可見其年之高明年丙戌惠薨襄立即去此後閻氏云先至宋次至魯次至滕終歸鄒愚謂每去一國即歸鄒乃復至他國去梁歸鄒居甚久次至宋當再至齊至魯當在至滕後大約孟子去齊去梁遇益困正列傳所云所如不合意已不欲復出宋偃稱王假行王政姑就之故對戴不勝稱宋王蓋戴盈之亦當在此時戴固宋公族而

什一去關市之征即萬章所謂宋將行王政觀萬章所言似已先爲偃所招致孟子因萬章至宋其時齊楚已惡而伐之後果爲齊魏楚共伐滅之則當齊湣王之三十八年孟子不但去宋已久蓋不及見矣孟子在宋盤桓亦頗久餽金七十鎰在此時滕世子過而來見亦在此時石邱邵武士人疏云宋國地閭氏云宋牼宋人將往楚而孟子游宋適相值于石邱則亦在此時想王偃亦必禮幣招賢孟子必無不待延請自至其國之理既至宋王偃亦必無但餽金而不就見之理乃但與其臣語而于王偃不交一言者非無言也不足紀述故略之也桓寬鹽鐵論論儒篇云孟某守舊術不知世務

故因于梁宋予所据明宏治十四年江陰知縣涂楨專刻本桓寬連言梁宋可證至宋在至梁後閎言至宋之後則至魯且言魯平公之年表與世家差互故從通鑑攷表魯平公元年在楚懷王十五年丁未當齊湣王十年是年燕噲子之死齊取燕明年燕無君又明年己酉燕人畔立昭王彼六國表與魯世家平公父景公皆在位二十九年未嘗差互則平公亦無差互其差互者表景公元戊寅終丙午而皇甫謐于世家則云元丙子終甲辰表平公元丁未而謐云元乙巳世家本無甲子而謐鑿空言之且故與表違每君皆移前二年謐之妄如此然則差互非子長乃謐也今既定從史記伐

燕係湣王宣王時燕國晏然無事何嘗大亂被滅孟子的係先至齊後至梁仕齊宣是乙酉以前去齊適梁在乙酉一年中丙戌去梁歸鄒與鄒穆問荅及曹交來欲假舘受業皆此時但幼而學者曾未行其尺寸不能自已姑就宋久之知其不足與言去而再至齊當湣王伐燕時不能即去留久之再去齊乃至滕文公賢甚美志甚高奈國小埶弱逼于齊楚復去滕其閒又嘗至薛此蓋田嬰之薛非奚仲之薛矣終乃因樂正子而至魯當平公之五六年臧倉譏入旋去魯歸鄒終老焉由此推之孟子去梁約年七十至其歸鄒終老則已九十餘蓋

周赧王之五六年也 鶴壽案孟子生卒年月無書可據張題孟母墓碑記稱鄒公墳廟碑

云孟子後孔子三十五年生時周定王三十七年也攷孔子以敬王四十一年壬戌卒後三十五年爲貞定王二十五年丁酉孟子至魏在顯王三十三年乙酉逆推至貞定王丁酉已一百有九年且定王在位二十一年貞定王在位二十八年皆無三十七年其誤顯然潘氏孟子游歷攷引史記索隱云孟子生于周定王三十一年卒于赧王二十六年年八十有四但徧檢今本索隱竝無其文豈所引更有別本邪惟陳士元孟子雜記載孟氏譜云孟子以周定王三十七年四月二日生赧王二十六年正月十五日卒年八十有四蜀青日札郜穆聽雨紀譚竝同然定王無三十七年瞿九思從卒年推之定爲烈王四年己酉生赧王二十六年壬申卒今案六國表魯平公卒于赧王十九年孟子七篇是其親筆而有魯平公謚則孟子之卒在赧王二十六年似乎可信今姑從之再據紀年增田齊桓公之年而移齊宣王元年于周顯王三十九年又從通鑑以史記梁襄王之年爲惠王後元之年蓋孟子先游齊後游梁再至齊孟子生于烈王四年至顯王三十九年齊宣王元年至齊

則四十三歲也公孫丑問加齊卿相當在此時故曰我四十不動心顯王四十五年齊宣王七年去齊從此時數至武王伐紂之年已卯凡七百九十九年明年爲梁惠王後元十二年至梁時梁爲楚將昭陽所敗故有晉國天下莫强之問愼靚王三年梁襄王元年去梁適齊赧王元年齊宣王十七年伐燕赧王三年齊宣王十九年致爲臣而歸此孟子游歷之大略也

孟子本不以歲月先後爲次敘

孟子一書本不以歲月先後爲次敘以仁義救言利此全書大旨故特冠于首閻氏因此遂謂孟子首先游梁不知司馬子長于列傳前特將首章標出唱嘆一番然後入敘事子長非不知道者惟其識破此意知以見梁惠王冠首爲此段問答實當弁冕七篇並非以先游梁

故況漢武帝時去孟子甚近子長曾講業齊魯之都鄉射鄒嶧孟子遺事聞之必稔故作列傳明著其游蹤先後如先游梁後游齊偏拗轉說先齊後梁子長豈昏妄至此與梁惠問答五章敘畢即順便及襄王然後追記從前見齊宣語且齊梁國埶大不同孟子至齊宣王初年國方全盛意在南面稱王聊借霸事發問此亦第一次見王語此章予別有論王名辟疆早蓄北意其至梁正當連敗挫衄遷從避難衰削已甚惠王老耄日莫塗窮欲求一急著稍雪冤痛一聞仁義眞爲不入耳之言故子長于齊但云不能用于梁則云見以爲迂遠而濶于事情曲盡兩邊

形埶然則梁惠王上篇不以先後爲次也下篇居齊凡十章八章宣王時二章湣王時居鄒居滕居魯凡四章居魯乃最後事而此下公孫丑上篇丑兩問及下篇孟子將朝王皆追記齊宣時亦無次沈同問燕人畔皆湣王時而致爲臣而歸追記宣王時亦無次滕文公上篇在宋在鄒在滕皆有之而下篇周霄自稱晉國又追記在魏時亦無次樂正子從子敖之齊及不與右師言皆最前事編在離婁不待言而離婁下篇復有語齊宣視臣手足語萬章下篇復有齊宣問卿語盡心上篇復有齊宣短喪事計其閒以最後事隔斷者甚多綜計全書

首章外末章歷述道統故立意欲以此結束告子盡心多言心性故類記此外皆隨便位置不分次敘未可依以定其先後

蛾術編卷五十五終